

圆梦人

19名00后,跨越近1800公里,传递支教接力棒,浙江师范大学第二十六届研究生支教团——

成为光,照亮孩子的梦想

本报记者 杨昊

早上6点22分起床,6点48分从宿舍出发到教学楼,开启一天的教学工作。课后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直到晚上10点半才从办公室离开。

这是浙江师范大学第二十六届研究生支教团(以下简称“研支团”)团长林业涵在社交媒体上用视频记录下的自己的一天。

25年来,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314名青年,扎根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支教,直接受益师生6万余人,是广西规模最大的研究生支教团。

如今,林业涵和18名00后研支团成员接过接力棒,成为龙州“最特别的当地人”。

不断接受正反馈,孩子们变得积极自信,课堂不再是老师的“独角戏”

“支教,是从小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服务于龙州县民族中学的李佳妮,姥爷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从上海来到宁夏,在银川扎根几十年。受此影响,李佳妮的母亲也成为一名教师。

“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得知大学生志愿服西部计划后,李佳妮第一时间报了名。

2024年7月24日,李佳妮和18名研支团成员乘坐列车,从浙江金华前往广西龙州。一路向西,近1800公里,终于抵达这座西南边陲小城。

“不适应”,是研支团成员的第一反应。李佳妮和其他3名研支团成员住在一间宿舍。宿舍在6楼,没有电梯,旁边是一家糖厂。

龙州天气闷热潮湿,必须开窗通风。到了甘蔗榨季,原本香甜的甘蔗,压榨后的废水废渣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李佳妮“刚开始闻到就难受,但现在也习惯了”。

服务于龙州县高级中学的周泽华,本科是物理(师范)专业。对他来说,第一个挑战是艰巨的教学任务。

“来之前就听说这里很缺物理老师,可没想到这么缺。”高一物理老师只有5个人,带19个班,周泽华一个人就要带6个班。

本科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任苏楠,在龙州县民族中学教初二历史。“我实习时教的是幼儿园的孩子,提问后大家都积极回答。”可初来龙州,任苏楠在课上提问经常无人回应,一度让她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林业涵本科学的是英语(师范),支教前,他信心满满地制订了教学计划,可效果不及预期。他们身上缺乏自信,害怕说错,担心“被笑话”。

当地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林业涵的答案是:激发兴趣,敢于表达。

于是,他带学生听英文歌、看英文电影、巩固初中英语知识,搭建高中英语学习的框架。一天下来,林业涵的黑色上衣落满了粉笔灰,学生和他打趣,他就接着粉笔的话题继续新知识。日积月累,学生对英语产生了兴趣。

研支团成员张萱萱在龙州县高级中学教高一数学。晚自习检查作业时,很多人没写,这让她很生气。第二天一早,张萱萱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

“我的数学十分差劲,听不懂题,也不会做题。老师您讲课很好,所以我打算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数学……您的学生黎惠宁。”

张萱萱倍感欣慰,“在反复的崩溃中重建信心,也坚定了支教的信念。”

如今,任苏楠和学生们约定,无论点到谁,大家都要鼓掌,答错了也不批评;李佳妮在办公室准备了自制印章,每个同学的作业本上都有个性化评语。

青年观

“我初心如是,老亦如此”……前不久,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带来的原创话剧《苏堤春晓》担纲黄浦文化中心·大上海剧场的开幕大戏,5场演出的门票早早售罄,苏东坡的一生际遇让许多年轻观众热泪盈眶。从海南儋州东坡书院里络绎不绝的年轻“坡粉”,到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映,流传千载的古诗词,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击中当代年轻人的内心。

古诗词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中俘获年轻人,其背后是文化观念在发挥作用。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与当代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感叹:小时候背过的诗,是长大了才读懂的人生。就拿“东坡热”来说,许多年轻人热衷于沿着苏东坡在海南游历的足迹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感悟苏东坡的人生历程,寻找对抗困境的勇气。在“内卷”与“躺平”的拉扯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豁达,成为治愈焦虑的

不断接受正反馈,孩子们的眼里有了光,课堂也不再是老师的“独角戏”。

渐渐地,张萱萱发现课堂上抬头看老师的学生多了,“抬头说明大家在认真听我讲课,多个孩子抬头,我就感到很满足。”

去年11月,龙州县高级中学英文歌曲合唱大赛落下帷幕。从最开始一句英文不敢说,到流畅演绎两首英文歌曲,林业涵带的高一584班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孩子们收获了自信与成长。

“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投射到他们身上的光,照亮他们的梦想。”林业涵说。

不仅要传递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有温度的知识

“数学是什么?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既提出问题,也解决问题。”

研支团成员黄昱诚在龙州县高级中学教高一数学,翻开他的备课手册,里面详细记录了本学期的课程内容和教学重点。

“正弦函数的平方加上余弦函数的平方,就像老师的感情,始终如一。”课上,黄昱诚会讲一些小段子,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课下,他会耐心陪伴,做贴近学生的知心人。



黄昱诚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是桌旁的一把吉他。

一天晚自习,学生到办公室找黄昱诚答疑,情绪焦虑。讲完题后,黄昱诚干脆拿起吉他,边弹琴边和学生一起唱歌。音乐拉近了师生的距离,也消除了学习的疲惫。

“我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成为办公室最后一个走的人。”在黄昱诚看来,自己和本校老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在龙州只有一年。因此只要有时间,黄昱诚都待在办公室,“他们愿意学,我就一直教”。

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研支团不断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做深耕一线的勤快人。

研支团成员夏凤翔教高一语文,面对面批改作文,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教学方式之一。如何审题、怎样论证……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将近30名学生找她面批作文。

夏凤翔班上有个学生叫覃艳琳,她几乎每篇作文都会找夏凤翔面批。去年11月联考,覃艳琳在夏凤翔教的100多个学生当中,语文总分和作文都取得了最高分。

刚开始,夏凤翔觉得自己要做一些很宏大的事,但现在,她认为“能带给学生哪怕只有一点点改变,就算成功”。

引入分组辩论、小组讨论等教学手段,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使用AI工具辅助讲评、分析课堂数据。全员00后的研支团探索前沿教学模式,做教学创新的用心人。

早上嗦一碗米粉,骑电瓶车穿梭在街头巷尾……渐渐地,研支团成员适应了龙州的生活,也走进了学生的世界。

很多学生家里都有果园,研支团的老师几乎都收到过学生们的“投喂”。研支团成员傅夏雨教高一语文,课文里谈到劳动的内容,学生们会教她如何插秧、水果栽种有哪些注意事项。一来一回,教学相长。

夏凤翔说,激励她投身支教的,是“时代楷模”、浙江师范大学校友陈立群。

2016年,陈立群从浙江杭州学军中学校长岗位退休后,来到贵州大山深处的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

“陈老师问,‘山的后面是什么?’学生们沉默。他接着说,‘山的后面还是山,如果不走出去,你的想法会一直停留在山这边。’”

夏凤翔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学生们,激励



他们“走到山后面更远的地方”。

“老师,我以后也要考浙江师范大学,去看看你们的校园。”

这句话,夏凤翔一直记在心里,“未来他们可能走出龙州、走出广西,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更多可能性。”

“支教是一场关于爱和责任的双向奔赴。”林业涵说,“我们不仅要传递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有温度的知识。”

走一段遥远的路,看一段别样的风景,做一件难忘的事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叫什么?”

龙州镇城南社区,一堂“伙伴计划”公益课堂正在进行。研支团成员引导孩子们辨识甲骨文,一笔一画,领悟文字之美。

2022年以来,团龙州县委启动“青春童行 绘梦青空”“伙伴计划”等社区陪伴辅导项目,发挥研支团专业优势,面向困境儿童、易地搬迁社区随迁子女等重点青少年群体,开展多种类特色课程,累计服务超5000人次。

围棋课上,感受黑白博弈间的精妙思路;物理课上,在趣味实验中学习知识;心理健康活动中,启发孩子们悦纳自己,理解他人……

“微信公众号上公布下周课表,家长可扫码报名,同时加入‘伙伴计划’家长群,后续相关活动信息也会在群里发布,提供菜单式服务。”团龙州县委副书记黄宁宁说。

服务龙州县坚果产业发展大会,策划教师演讲赛、校庆晚会等活动……研支团19名成员都是党员,他们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成长。

2024年9月,台风“摩羯”引发龙州县近1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多数街道被淹,房屋严重受损。

身着红马甲的研支团成员闻令而动、挺膺担当,大家蹚着几乎与雨靴齐深的洪水,扛着铁锹,清理垃圾、铲净淤泥、清洗路面。

李卓尔

渴望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如青年国风乐团自得琴社的创作者唐彬,被岳飞的民族气节触动,于是创作了管弦丝竹齐奏之曲《满江红》,以音乐的形式给予听众力量。通过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年轻人能够汲取其中的养分,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激励他们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追求卓越,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图①:林业涵和孩子在非遗传壮锦课上。

图②:研支团在龙州县上龙乡上龙村参加志愿服务后合影。

许建华摄

图③:李佳妮在给学生们答疑。

本版责编:杨昊

版式设计:张芳曼



两天时间,龙州大部分街道完成清理,居民生活恢复正常。

“志愿者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研支团看来,当点滴善举汇聚在一起,必将激发更多向上向善的力量。

去年底,研支团来到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彬桥边派出所大青山警务室,与青年民警联合开展“青春戍边 志愿南疆”主题活动。升一次国旗、为界碑描一次红、走一次巡边路、吃一顿戍边饭……大家在边境线上上了一堂意义非凡的思政课。

夜巡时,研支团成员全柳贞特别受触动,“山高路远,总有人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们会一直铭记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

不上课的日子里,大家会在宿舍一起做饭。有人研发菜单,有人洗菜备菜,有人担当大厨,有人负责洗碗。他们甚至还开发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动动手指,就能下单。”工作和生活的疲惫在碗筷碰撞中逐渐消解,同学间的情谊日益加深。

从夏天走到冬天,从宿舍走到教学楼,糖厂的味道渐渐变甜,正如支教的日子。走一段遥远的路,看一段别样的风景,做一件难忘的事,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此外,传统文化在传播形式上的创新也为其赢得年轻受众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传统诗词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线上展览等多种形式,以更加生动、形象、便捷的方式呈现在年轻人面前。视频网站上,有博主耗时4年,拍下了古诗词里的中国,让“黄河之水天上来”等诗句成为呈现在眼前的真实场景,让年轻人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诗意。这些创新的传播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化与年轻人之间的时空隔阂,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和喜爱。

古诗词在当代青年中深受喜爱,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动实践。它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也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应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让更多年轻人走进传统文化的世界,在传承中弘扬,在创新中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看
不
见
曲
谱
的
五
名
视
障
青
年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1688号上海诺宝中心,一间不起眼的房间里,每逢周六,都会传出时而热烈、时而低沉的乐声。

这是不靠谱乐队又在排练了。之所以取名不“靠”谱,是因为乐队的5名成员均为视障人士,最小的19岁,最大的34岁,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也看不见曲谱。

这群视障青年凭热忱追逐梦想,他们让观众相信,无论身处何境,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谱,创造出美丽的人生乐章。

“在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本报记者 易舒冉

午后的阳光照进乐队排练室,很亮很暖。队员们十分默契,甚至能够凭借盲杖点地的声音判断出进门的人是谁。

“韩星辰?”

“哎。”

1991年出生的韩星辰双目失明,他是最早加入乐队的成员之一,担任主音吉他手。

韩星辰从小热爱音乐,在上海盲校念书时学会了吹笙,参加社会音乐等级考试获得最高等级10级证书,成为校民乐队队长。离开盲校后,韩星辰一直在等待乐队的邀请。

“对于视障学生而言,就业的途径不应局限于推拿按摩。社会应当增进对视障群体的了解,并为视障人士提供必要的支持。我期望我的学生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创造精彩,实现个人价值。”

在上海盲校工作了32年的音乐教师于欢说。

2018年10月,于欢牵头组建了这个包含主音吉他手、鼓手、键盘手、节奏吉他手和贝斯手在内的电声乐队。

寻找排练场地,成了乐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从居民楼的地下室到烧烤店,这几名视障青年只能游走于各种临时排练点。在上海市残联的帮助下,乐队获得了中国残疾人体育艺术培训基地——上海诺宝中心的支持,有了一间常年可用的排练室。

几名队员虽然无法通过视觉学习,但有听的优势,具备良好的音乐基础和乐感。于是,乐队指导老师周紫峰尝试将一首乐曲拆开,按照独立声部分别为吉他、键盘、鼓的部分录制分轨音频,队员们反复听,再研究乐理、和声编排。

2023年12月8日晚,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领事馆的总领事及陪同人员在上海出席慈善活动,韩星辰与队友们给大家献上了别样的开场表演,向国际友人展现中国视障青年的精神风貌。

“不想拿眼睛当借口”

梦想实现的过程中免不了磕绊,5名视障青年学习电声乐器的道路并不容易。

乐队队长兼鼓手陈哲宇,是乐队最小的成员,他的记忆里连蓝天白云都没有,2006年出生的他因视网膜母细胞瘤,自小失明。初次接触架子鼓,陈哲宇被其极富节奏和律动的声音吸引,但也遇到了一个难题。

鼓面在哪里?看不见就会敲不准。“最初当然是靠摸索确定鼓的摆放位置,那时候时常会敲空,有时该敲鼓面却敲到了鼓边,但随着频繁地练习,鼓的布局便了然于胸了。”陈哲宇说,拿鼓槌的手磨出了水泡,继续练;水泡破了,接着练,最后形成了肌肉记忆。

韩星辰家住上海市金山区,距离乐队的排练室有60多公里。每次排练,他借助盲杖出行,乘公交车再坐地铁才能到达,虽然路上耗时近3个小时,但韩星辰从未缺席过排练。“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从加入乐队的那一刻起,有了新的色彩。”韩星辰说。

参加乐队前,韩星辰曾自学过木吉他,由于无法观看网上的视频课,他只能靠母亲边看视频边跟他讲解。食指按在第几格,中指按在第几格,母亲盯着视频,不断地暂停、前进和倒退,一个个体讲,“很多时候耳朵有数,但手不听话。”韩星辰说,“别人练100遍,我就练1000遍,不想拿眼睛当借口。”

一个乐队的发展离不开团队协作。卞怡婷,乐队唯一的女孩,低视力,时常关心鼓励新队员。25岁的键盘手俞天立哪怕只有微弱视力,也会包揽排练后打扫房间的工作,演出时乐器设备的装箱、清点、押车、搬运都干得井井有条。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人群中牵住你的手。”音乐响起,一首《你是我的眼》被5名青年视障者注入新的激情与希望。

“渴望理解与支持”

采访中,乐队的5名青年视障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内心想法——“渴望理解与支持”。

有一次,陈哲宇拿着盲杖走在路上,听到身边有小朋友悄悄地对妈妈说:“妈妈,他是不是盲人呀?”妈妈赶忙出言制止。陈哲宇说:“没关系,孩子说得没错,我是盲人。”还告诉她们,面对盲人不用太顾虑,他们没有那么脆弱。

俞天立也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在地铁里,工作人员发现我们视障者独自出行就会‘如临大敌’,用对讲机请求支援。虽然我知道大家是出于好意,但我们能独立做很多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主动提出来。”俞天立说。

乐队贝斯手黄嘉言失明前一直在普校就读,化学是他最喜欢的科目。平日里,黄嘉言还会将化学知识改写成一首首歌曲,在网上分享,获得了很多高中点赞。

演演唱会、音乐会是乐队成员的共同爱好,但抢票成了一件难事。遇到热门场次,原本就不好买的票,对于他们来说就更难了。“现在很多手机APP做了无障碍优化,但一些细分领域的APP仍缺少无障碍功能,比如演出购票类APP,视障人群用起来很不方便,更别提拼手速了。”陈哲宇说。

“勇敢追梦是这群视障孩子共同的闪光点,希望他们能走向更多更大的舞台,展示中国视障青年的风貌与力量,绘制出关于勇气、希望与融合的新乐章。”于欢说。